

感天动地窦娥冤繁体

关汉卿

關

漢卿

電子文本基於網路資源。據王季思主編《全元戲曲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0 年版，1999 年 2 印）第一卷第 181-211 頁校勘並錄入校記。原校記在各折之後，現改在劇末。《全元戲曲》以《元曲選》為底本，用《古名家雜劇》本、《古今名劇合選·酌江集》本參校。

楔

子[i]

（卜兒蔡婆上，詩云）花有重開日，人無再少年。不須長富貴，安樂是神仙。老身蔡婆婆是也。楚州人氏，嫡親三口兒家屬。不幸夫主亡逝已過。止有一個孩兒，年長八歲。俺娘兒兩個過其日月。家中頗有些錢財。這裏一個竇秀才，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銀子，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。我數次索取，那竇秀才只說貧難，沒得還我。他有一個女兒，今年七歲，生得可喜，長得可愛。我有心看上他，與我家做個媳婦，就准了這四十兩銀子，豈不兩得其便！他說今日好日辰，親送女兒到我家來。老身且不索錢去，專在家中等候，這早晚竇秀才敢待來也。

（沖末扮竇天章，引正旦扮端雲上，詩云）讀盡縹緲萬卷書，可憐貧煞馬相如，漢庭一日承恩召，不說當壚說子虛。[ii] 小生姓竇名天章。祖貫長安京兆人也。幼習儒業，飽有文章，爭奈時運不通，功名未遂。不幸渾家亡化已過，撇下這個女孩兒，小字端雲。從三歲上亡了他母親，如今孩兒七歲了也。小生一貧如洗，流落在這楚州居住。此間一個蔡婆婆，他家廣有錢財，小生因無盤纏，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，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。他數次問小生索取，教我把甚麼還他？誰想蔡婆婆常常着人來說，要小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。況如今春榜動，選場開，正待上朝取應，又苦盤纏缺少。小生出於無奈，只得將女孩兒端雲，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去。（做歎科，云）嗨！這個那裏是做媳婦，分明是賣與他一般。

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，分外但得些少東西，够小生應舉之費，便也過望了。說話之間，早來到他家門首。婆婆在家麼？（卜兒上，云）秀才，請家裏坐，老身等候多時也。（做相見科，竇天章云）小生今日一徑的將女孩兒送來與婆婆，怎敢說做媳婦，只與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日下就要上朝進取功名去，留下女孩兒在此，只望婆婆看覷則個！（卜兒云）這等，你是我親家了。你本利少我四十兩銀子，兀的是借錢的文書還了你，再送與你十兩銀子做盤纏。親家，你休嫌輕少。（竇天章做謝科，云）多謝了婆婆，先少你許多銀子，都不要我還了，今又送我盤纏，此恩異日必當重報。婆婆，女孩兒早晚呆痴，看小生薄面，看覷女孩兒咱！（卜兒云）親家，這不消你囑付。令愛到我家，就做親女兒一般看承他，你只管放心的去。（竇天章云）婆婆，端雲孩兒該打呵，看小生面則罵幾句；當罵呵，則處分幾句。孩兒，你也不比在我跟前，我是你親爺，將就的你。你如今在這裏，早晚若頑劣呵，你只討那打罵吃。兒嚶，我也是出於無奈！（做悲科）（唱）

【仙呂·賞花時】我也只爲無計營生四壁貧，因此上割捨得親兒在兩處分。從今日遠踐洛陽塵，又不知歸期定准，則落的無語暗消魂。[iii]（下）

（卜兒云）竇秀才留下他這女孩兒，與我做媳婦兒，他一徑上朝應舉去了。（正旦做悲科，云）爹爹，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兒去也！（卜兒云）媳婦兒，你在我家，我是親婆，你是親媳婦，只當自家骨肉一般。你不要啼哭，跟着老身前後執料去來。（同下）

第一折

（淨扮賽盧醫上，詩云）行醫有斟酌，下藥依本草。死的醫不活，活的醫死了。自家姓盧。人道我一手好醫，都叫做“賽盧醫”。在這山陽縣南門開着生藥局。在城有個蔡婆婆，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，本利該還他二十兩。數次來討這銀子，我又無的還他。若不來便罷，若來呵，我自有個主意！我且在這藥舖中坐下，看有甚麼人來。（卜兒上，云）老身蔡婆婆。我一向搬在山陽縣居住，儘也靜辦。自十三年前竇天章秀才，留下端雲孩兒與我做兒媳婦，改了他小名，喚做竇娥。自成親之後，不上二年，不想我這孩兒害弱症死了。媳婦兒守寡又早三個年頭，服孝將除了也。我和媳婦兒說知，我往城外賽盧醫家索錢去也。（做行科，云）驀過隅頭，轉過屋角，早來到他家門首。賽盧醫在家麼？（盧醫云）婆婆，家裏來。（卜兒云）我這兩個銀子長遠了，你還了我罷。（盧醫云）婆婆，

我家裏無銀子，你跟我庄上去取銀子還你。（卜兒云）我跟你去。（做行科）

（盧醫云）來到此處，東也無人，西也無人，這裏不下手，等甚麼？我隨身帶的有繩子。兀那婆婆，誰喚你哩？（卜兒云）在那裏？（做勒卜兒科。李老同副淨張驢兒衝上，賽盧醫慌走下。李老救卜兒科，張驢兒云）爹，是個婆婆，爭些勒殺了。（李老云）兀那婆婆，你是那裏人氏，姓甚名誰？因甚着這個人將你勒死？（卜兒云）老身姓蔡，在城人氏，止有個寡媳婦兒相守過日。因為賽盧醫少我二十兩銀子，今日與他取討，誰想他賺我到無人去處，要勒死我賴這銀子。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，那得老身性命來！（張驢兒云）爹，你聽的他說麼？他家還有個媳婦哩！救了他性命，他少不得要謝我，不若你要這婆子，我要他媳婦兒，何等兩便？你和他說去。（李老云）兀那婆婆，你無丈夫，我無渾家，你肯與我做個老婆，意下如何？（卜兒云）是何言語！待我回家，多備些錢鈔相謝。

（張驢兒云）你敢是不肯，故意將錢鈔哄我？賽盧醫的繩子還在，我仍舊勒死了你罷。（做拿繩科）（卜兒云）哥哥，待我慢慢地尋思咱！（張驢兒云）你尋思些甚麼？你隨我老子，我便要你媳婦兒。（卜兒背云）我不依他，他又勒殺我。罷罷罷，你爺兒兩個隨我到家中去來。（同下）（正旦上，云）妾身姓竇，小字端雲。祖居楚州人氏。我三歲上亡了母親，七歲上離了父親。俺父親將我嫁與蔡婆婆為兒媳婦，改名竇娥，至十七歲與夫成親。不幸丈夫亡化，可早三年光景，我今二十歲也。這南門外有個賽盧醫，他少俺婆婆銀子，本利該二十兩，數次索取不還，今日俺婆婆親自索取去了。竇娥也，你這命好苦也呵！（唱）

【仙呂·點絳脣】滿腹閑愁，數年禁受，天知否？天若是知我情由，怕不待和天瘦。[iv]

【混江龍】則問那黃昏白晝，兩般兒忘餐廢寢幾時休？大都來昨宵夢裏，和着這今日心頭。催人淚的是錦爛熳花枝橫綉闌，斷人腸的是別團圓月色掛妝樓。長則是急煎煎按不任意中焦，悶沉沉展不徹眉尖皺；越覺的情懷冗冗，心緒悠悠。[v]

（云）似這等憂愁，不知幾時是了也呵！（唱）

【油葫蘆】莫不是八字兒該載着一世憂？誰似我無盡頭！須知道人心不似水長流。我從三歲母親身亡後，到七歲與父分離久，嫁的個同住人，他可又拔着短籌；撇的俺婆婦每都把空房守，端的個有誰問，有誰瞅？

【天下樂】莫不是前世裏燒香不到頭，今也波生招禍尤？勸今人早將來世

修。我將這婆侍養，我將這服孝守，我言詞須應口。

（云）婆婆索錢去了，怎生這早晚不見回來？（卜兒同李老、張驢兒上）

（卜兒云）你爺兒兩個且在門首，等我先進去。（張驢兒云）奶奶，你先進去，就說女婿在門首哩。（卜兒見正旦科）（正旦云）奶奶回來了。你吃飯麼？（卜兒做哭科，云）孩兒，你教我怎生說波！（正旦唱）

【一半兒】爲甚麼淚漫漫不住點兒流？莫不是爲索債與人家惹爭鬥？我這裏連忙迎接慌問候，他那裏要說緣由。（卜兒云）羞人答答的，教我怎生說波！

（正旦唱）則見他一半兒徘徊一半兒醜。

（云）婆婆，你爲甚麼煩惱啼哭那？（卜兒云）我問賽盧醫討銀子去，他賺我到無人去處，行起凶來，要勒死我。虧了一個張老并他兒子張驢兒，救得我性命。那張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，因這等煩惱。（正旦云）婆婆，這個怕不中麼！你再尋思咱：俺家裏又不是沒有飯吃，沒有衣穿，又不是少欠錢債，被人催逼不過；況你年紀高大，六十以外的人，怎生又招丈夫那？（卜兒云）孩兒也，你說的豈不是！但是我的性命全虧他這爺兒兩個救的。我也曾說道：待我到家，多將些錢物酬謝你救命之恩。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裏有個媳婦兒，道我婆媳婦又沒老公，他爺兒兩個又沒老婆，正是天緣天對！若不隨順他，依舊要勒死我。那時節我就慌張了。莫說自己許了他，連你也許了他。兒也，這也是出於無奈。（正旦云）婆婆，你聽我說波。（唱）

【後庭花】遇時辰我替你憂，拜家堂我替你愁。[vi] 梳著個霜雪般白[上“髻”下“狄”]髻，怎戴那銷金錦蓋頭[vii]？怪不的“女大不中留”。你如今六旬左右，可不道到中年萬事休。舊恩愛一筆勾，新夫妻兩意投，枉教人笑破口！

（卜兒云）我的性命，都是他爺兒兩個救的。事到如今，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。（正旦唱）

【青哥兒】你雖然是得他、得他營救，須不是筍條、筍條年幼，剗的便巧畫蛾眉成配偶？想當初你夫主遺留，替你圖謀，置下田疇，早晚羹粥，寒暑衣裳[viii]。滿望你鰥寡孤獨，無捱無靠，母子每到白頭。公公也，則落得乾生受。

（卜兒云）孩兒也，他如今只待過門，喜事匆匆的，教我怎生回得他去？

（正旦唱）

【寄生草】你道他匆匆喜，我替你倒細細愁；愁則愁興闌珊咽不下交歡酒，

愁則愁眼昏騰扭不上同心扣，愁則愁意朦朧睡不穩芙蓉褥。你待要笙歌引至畫堂前，我道這姻緣敢落在他人後。

（卜兒云）孩兒也，再不要說我了，他爺兒兩個都在門首等候，事已至此，不若連你也招了女婿罷。（正旦云）婆婆，你要招你自招，我並然不要女婿。

（卜兒云）那個是要女婿的！爭奈他爺兒兩個自家捱過門來，教我如何是好？

（張驢兒云）我們今日招過門去也。“帽兒光光，今日做個新郎；袖兒窄窄，今日做個嬌客。”好女婿，好女婿，不枉了，不枉了。（同孛老入拜科）（正旦做不禮科，云）兀那廝，靠後！（唱）

【賺煞】我想這婦人每休信那男兒口。婆婆也，怕沒的真心兒自守，到今日招着個村老子，領着個半死囚。（張驢兒做嘴臉科，云）你看我爺兒兩個這等身段，儘也選得女婿過。你不要錯過了好時辰，我和你早些兒拜堂罷。（正旦不禮科，唱）則被你坑殺人燕侶鶯儔。婆婆也，你豈不知羞！俺公公撞府冲州，掙扎的銅斗兒家緣百事有。想着俺公公置就，怎忍教張驢兒承受？（張驢兒做扯正旦拜科，正旦推跌科，唱）兀的不是俺沒丈夫的婦女下場頭！（下）

（卜兒云）你老人家不要惱躁，難道你有活命之恩，我豈不思量報你？只是我那媳婦兒，氣性最不好惹的，既是他不肯招你兒子，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？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飯，養你爺兒兩個在家，待我慢慢的勸化俺媳婦兒。待他有個回心轉意，再做區處。（張驢兒云）這歪刺骨！便是黃花女兒，剛剛扯的一把，也不消這等使性，平空的推了我一交，我肯乾罷！就當面賭個誓與你：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，我也不算好男子！（詞云）美婦人我見過萬千向外，不似這小妮子生得十分憊賴；我救了你老性命死裏重生，怎割捨得不肯把肉身陪待？（同下）

第二

折

（賽盧醫上，詩云）小子太醫出身，也不知道醫死多人；何嘗怕人告發，關了一日店門？在城有個蔡家婆子，剛少的他二十兩花銀，屢屢親來索取，爭些撚斷脊筋。也是我一時智短，將他賺到荒村，撞見兩個不識姓名男子，一聲嚷道：浪蕩乾坤，怎敢行兇撒潑，擅自勒死平民！嚇得我丟了繩索，放開脚步飛奔。雖然一夜無事，終覺失精落魄。方知人命關天關地，如何看做壁上灰塵？從今改過行業，要得滅罪修因。將以前醫死的性命，一個個都與他一卷超度的經文。小子

賽盧醫的便是。只爲要賴蔡婆婆二十兩銀子，賺他到荒僻去處，正待勒死他，誰想遇見兩個漢子，救了他去。若是再來討債時節，教我怎生見他？常言道的好：

“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”喜得我是孤身，又無家小連累，不若收拾了細軟行李，打個包兒，悄悄的躲到別處，另做營生，豈不乾淨？（張驢兒上，云）自家張驢兒。可奈那竇娥百般的不肯隨順我。如今那老婆子害病，我討服毒藥與他吃了，藥死那老婆子，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。（做行科，云）且住，城裏人耳目廣，口舌多，倘見我討毒藥，可不嚷出事來？我前日看見南門外有個藥舖，此處冷靜，正好討藥。（做到科，叫云）太醫哥哥，我來討藥的。（賽盧醫云）你討甚麼藥？（張驢兒云）我討服毒藥。（賽盧醫云）誰敢合毒藥與你？這廝好大膽也！（張驢兒云）你真個不肯與我藥麼？（賽盧醫云）我不與你，你就怎地我？（張驢兒做拖盧云）好呀，前日謀死蔡婆婆的不是你來！你說我不認的你哩，我拖你見官去！（賽盧醫做慌科，云）大哥，你放我，有藥有藥。（做與藥科，張驢兒云）既然有了藥，且饒你罷。正是：“得放手時須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”（下）（賽盧醫云）可不悔氣！剛剛討藥的這人，就是救那婆子的。我今日與了他這服毒藥去了，以後事發，越越要連累我。趁早兒關上藥舖，到涿州賣老鼠藥去也。（下）（卜兒上，做病伏几科）（李老同張驢兒上，云）老漢自到蔡婆婆家來，本望做個接脚[ix]，却被他媳婦堅執不從。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爺兒兩個在家同住，只說“好事不在忙”，等慢慢裏勸轉他媳婦；誰想那婆婆又害起病來。孩兒，你可曾算我兩個的八字，紅鸞天喜幾時到命哩？（張驢兒云）要看什麼天喜到命，只賭本事，做得去，自去做。（李老云）孩兒也，蔡婆婆害病好幾日了，我與你去問病波。（做見卜兒問科，云）婆婆，你今日病體如何？

（卜兒云）我身子十分不快哩。（李老云）你可想些甚麼吃？（卜兒云）我思量些羊肚兒湯吃。（李老云）孩兒，你對竇娥說，做些羊肚兒湯與婆婆吃。（張驢兒向古門云）竇娥，婆婆想羊肚兒湯吃，快安排將來。（正旦持湯上，云）妾身竇娥是也。有俺婆婆不快，想羊肚湯吃，我親自安排了與婆婆吃去。婆婆也，我這寡婦人家，凡事也要避些嫌疑，怎好收留那張驢兒父子兩個？非親非眷的，一家兒同住，豈不惹外人談議？婆婆也，你莫要背地裏許了他親事，連我也累做不清不潔的。我想這婦人心，好難保也呵！（唱）

【南呂·一枝花】他則待一生鴛帳眠，那裏肯半夜空房睡；他本是張郎婦，又做了李郎妻。有一等婦女每相隨，並不說家克計，則打聽些閒是非；說一會不

明白打鳳的機關，使了些調虛囂撈龍的見識。

【梁州第七】這一個似卓氏般當壚滌器，這一個似孟光般舉案齊眉，說的來藏頭蓋脚多伶俐。道着難曉，做出纔知。舊恩忘却，新愛偏宜。墳頭上土脈猶濕，架兒上又換新衣。那裏有奔喪處哭倒長城？那裏有浣紗時甘投大水？那裏有上山來便化頑石？可悲可恥，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。多淫奔，少志氣，虧殺前人在那裏，更休說百步相隨[x]。

（云）婆婆，羊肚兒湯做成了，你吃些兒波。（張驢兒云）等我拿去。（做接嘗科，云）這裏面少些鹽醋，你去取來。（正旦下）（張驢兒放藥科）（正旦上，云）這不是鹽醋！（張驢兒云）你傾下些。（正旦唱）

【隔尾】你說道少鹽欠醋無滋味，加料添椒纔脆美。但願娘親早痊濟，飲羹湯一杯，勝甘露灌體，得一個身子平安倒大來喜。

（孛老云）孩兒，羊肚湯有了不曾？（張驢兒云）湯有了，你拿過去。（孛老將湯云）婆婆，你吃些湯兒。（卜兒云）有累你。（做嘔科，云）我如今打嘔，不要這湯吃了，你老人家吃罷。（孛老云）這湯特做來與你吃的，便不要吃，也吃一口兒。（卜兒云）我不吃了，你老人家請吃。（孛老吃科）（正旦唱）

【賀新郎】一個道你請吃，一個道婆先吃，這言語聽也難聽，我可是氣也不氣！想他家與咱家，有甚的親和戚？怎不記舊日夫妻情意，也曾有百縱千隨？婆婆也，你莫不為“黃金浮世寶，白髮故人稀”，因此上把舊恩情，全不比新知契。則待要百年同墓穴，那裏肯千里送寒衣。

（孛老云）我吃下這湯去，怎覺昏昏沉沉的起來？（做倒科）（卜兒慌科，云）你老人家放精細[xi]着，你紮掙着些兒。（做哭科，云）兀的不是死了也！（正旦唱）

【鬥蝦蟆】空悲戚，沒理會，人生死，是輪迴。感着這般病疾，值着這般時勢，可是風寒暑濕，或是饑飽勞役，各人症候自知。人命關天關地，別人怎生替得？壽數非干今世。相守三朝五夕，說甚一家一計？又無羊酒緞匹，又無花紅財禮；把手為活過日，撒手如同休棄。不是竇娥忤逆，生怕旁人論議，不如聽咱勸你，認個自家悔氣。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，幾件布帛收拾，出了咱家門裏，送入他家墳地。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[xii]，我其實不關親，無半點恹惶淚。休得要心如醉，意似痴，便這等嗟嗟怨怨，哭哭啼啼。

（張驢兒云）好也囉，你把我老子藥死了，更待乾罷！（卜兒云）孩兒，這事怎了也？（正旦云）我有什麼藥？在那裏？都是他要鹽醋時，自家傾在湯兒裏的。（唱）

【隔尾】這廝搬調咱老母收留你，自藥死親爺待要唬嚇誰？（張驢兒云）我家的老子，倒說是我做兒子的藥死了，人也不信。（做叫科，云）四鄰八舍聽着：竇娥藥殺我家老子哩！（卜兒云）罷麼，你不要大驚小怪的，嚇殺我也！

（張驢兒云）你可怕麼？（卜兒云）可知怕哩。（張驢兒云）你要饒麼？（卜兒云）可知要饒哩。（張驢兒云）你教竇娥隨順了我，叫我三聲嫡嫡親親的丈夫，我便饒了他。（卜兒云）孩兒也，你隨順了他罷。（正旦云）婆婆，你怎說這般言語？（唱）我一馬難將兩鞍韉。想男兒在日，曾兩年匹配，却教我改嫁別人，其實做不得。

（張驢兒云）竇娥，你藥殺了俺老子，你要官休要私休？（正旦云）怎生是官休？怎生是私休？（張驢兒云）你要官休呵，拖你到官司，把你三推六問！你這等瘦弱身子，當不過拷打，怕你不招認藥死我老子的罪犯！你要私休呵，你早些與我做了老婆，倒也便宜了你。（正旦云）我又不曾藥死你老子，情願和你見官去來。（張驢兒拖正旦、卜兒下）（淨扮孤引祇候上，詩云）我做官人勝別人，告狀來的要金銀。若是上司當刷卷，在家推病不出門。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。今早升廳坐衙，左右喝擡廂。（祇候吆喝科）（張驢兒拖正旦、卜兒上，云）告狀告狀。（祇候云）拿過來。（做跪見，孤亦跪科，云）請起。（祇候云）相公，他是告狀的，怎生跪着他？（孤云）你不知道，但來告狀的，就是我衣食父母。（祇候吆喝科，孤云）那個是原告？那個是被告？從實說來。（張驢兒云）小人是原告張驢兒，告這媳婦兒，喚做竇娥，合毒藥下在羊肚湯兒裏，藥死了俺的老子。這個喚做蔡婆婆，就是俺的後母。望大人與小人做主咱！（孤云）是那一個下的毒藥？（正旦云）不干小婦人事。（卜兒云）也不干老婦人事。（張驢兒云）也不干我事。（孤云）都不是，敢是我下的毒藥來？（正旦云）我婆婆也不是他後母，他自姓張，我家姓蔡。我婆婆因為與賽盧醫索錢，被他賺到郊外，勒死我婆婆；却得他爺兒兩個救了性命，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爺兒兩個在家，養膳終身，報他的恩德。誰知他兩個倒起不良之心，冒認婆婆做了接腳，要逼勒小婦人做他媳婦。小婦人原是有丈夫的，服孝未滿，堅執不從。適值我婆婆患病，着小婦人安排羊肚湯兒吃，不知張驢兒那裏討得毒藥在身，接過湯

來，只說少些鹽醋，支轉小婦人，暗地傾下毒藥。也是天幸，我婆婆忽然嘔吐，不要湯吃，讓與他老子吃，纔吃的幾口便死了，與小婦人并無干涉。只望大人高擡明鏡，替小婦人做主咱！（唱）

【牧羊關】大人你明如鏡，清似水，照妾身肝膽虛實。那羹本五味俱全，除了外百事不知。他推道嘗滋味，吃下去便昏迷。不是妾訟庭上胡支對，大人也，却教我平白地說甚的？

（張驢兒云）大人詳情：他自姓蔡，我自姓張，他婆婆不招俺父親接脚，他養我父子兩個在家做甚麼？這媳婦兒年紀雖小[xiii]，極是個賴骨頑皮，不怕打的。（孤云）人是賤虫，不打不招。左右，與我選大棍子打着！（祇候打正旦，三次噴水科）（正旦唱）

【罵玉郎】這無情棍棒教我捱不住的。婆婆也，須是你自做下，怨他誰？勸普天下前婚後嫁婆娘每，都看取我這般傍州例。

【感皇恩】呀！是誰人唱叫揚疾，不由我不魄散魂飛。恰消停，纔蘇醒，又昏迷。捱千般打拷，萬種凌逼，一杖下，一道血，一層皮。

【採茶歌】打的我肉都飛，血淋漓，腹中冤枉有誰知！則我這小婦人毒藥來從何處也？天哪！怎麼的覆盆不照太陽暉！

（孤云）你招也不招？（正旦云）委的不是小婦人下毒藥來。（孤云）既然不是你，與我打那婆子！（正旦忙云）住住住，休打我婆婆。情願我招了罷，是我藥死公公來。（孤云）既然招了，着他畫了伏狀，將枷來枷上，下在死囚牢裏去。到來日判個斬字，押付市曹典刑。（卜兒哭科，云）竇娥孩兒，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。兀的不痛殺我也！（正旦唱）

【黃鍾尾】我做了個銜冤負屈沒頭鬼，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漏面賊！想人心不可欺，冤枉事天地知，爭到頭競到底，到如今待怎的。情願認藥殺公公，與了招罪。婆婆也，我怕把你來便打的，打的來恁的。我若是不死呵，如何救得你？（隨祇候押下）

（張驢兒做叩頭科，云）謝青天老爺做主，明日殺了竇娥，纔與小人的老子報的冤。（卜兒哭科，云）明日市曹中殺竇娥孩兒也，兀的不痛煞我也！（孤云）張驢兒、蔡婆婆都取保狀，着隨衙聽候。左右，打散堂鼓，將馬來，回私宅去也。（同下）

三折

（外扮監斬官上，云）下官監斬官是也。今日處決犯人，着做公的把住巷口，休放往來人閒走。（淨扮公人鼓三通、鑼三下科。劊子磨旗、提刀，押正旦帶枷上。劊子云）行動些，行動些，監斬官去法場上多時了！（正旦唱）

【正宮·端正好】沒來由犯王法，不提防遭刑憲，叫聲屈動地驚天！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，怎不將天地也生埋怨？

【滾綉球】有日月朝暮懸，有鬼神掌著生死權[xiv]。天地也，只合把清濁分辨，可怎生錯看[xv]了盜跖顏淵：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，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。天地也，做得個怕硬欺軟，却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。地也，你不分好歹何爲地？天也，你錯勘賢愚枉做天！哎，只落得兩淚漣漣。

（劊子云）快行動些，誤了時辰也。（正旦唱）

【倘秀才】則被這枷扭的我左側右偏，人擁的我前合後偃。我竇娥向哥哥行有句言；（劊子云）你有甚麼話說？（正旦唱）前街裏去心懷恨，後街裏去死無冤，休推辭路遠。

（劊子云）你如今到法場上面，有甚麼親眷要見的？可教他過來，見你一面也好。（正旦唱）

【叨叨令】可憐我孤身隻影無親眷，則落的吞聲忍氣空嗟怨。（劊子云）難道你爺娘家也沒的？（正旦云）止有個爹爹，十三年前上朝取應去了，至今杳無音信。（唱）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。（劊子云）你适纔要我往後街裏去，是什麼主意？（正旦唱）怕則怕前街裏被我婆婆見。（劊子云）你的性命也顧不得，怕他見怎的？（正旦云）俺婆婆若見我披枷帶鎖，赴法場餐刀去呵，（唱）枉將他氣殺也麼哥，枉將他氣殺也麼哥！告哥哥，“臨危好與人行方便。”

（卜兒哭上科，云）天哪，兀的不是我媳婦兒！（劊子云）婆子靠後。（正旦云）既是俺婆婆來了，叫他來，待我囑付他幾句話咱。（劊子云）那婆子近前來，你媳婦要囑付你話哩。（卜兒云）孩兒，痛殺我也。（正旦云）婆婆，那張驢兒把毒藥放在羊肚兒湯裏，實指望藥死了你，要霸佔我爲妻。不想婆婆讓與他老子吃，倒把他老子藥死了。我怕連累婆婆，屈招了藥死公公，今日赴法場典刑。婆婆，此後遇著冬時年節，月一十五，有灑不了的漿水飯，灑半碗兒與我吃；燒不了的紙錢，與竇娥燒一陌兒。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！（唱）

【快活三】念竇娥葫蘆提當罪愆，念竇娥身首不完全，念竇娥從前已往幹家

緣；婆婆也，你只看竇娥少爺無娘面。

【鮑老兒】念竇娥伏侍婆婆這幾年，遇時節將碗涼漿奠；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紙錢，只當把你亡化的孩兒薦。（卜兒哭科，云）孩兒放心，這個老身都記得。天哪，兀的不痛殺我也。（正旦唱）婆婆也，再也不要啼啼哭哭，煩煩惱惱，怨氣衝天。這都是我做竇娥的沒時沒運[xvi]，不明不暗，負屈銜冤。

（劄子做喝科，云）兀那婆子靠後，時辰到了也。（正旦跪科）（劄子開枷科）（正旦云）竇娥告監斬大人，有一事肯依竇娥，便死而無怨。（監斬官云）你有甚麼事？你說。（正旦云）要一領淨席，等我竇娥站立；又要丈二白練，挂在旗槍上。若是我竇娥委實冤枉，刀過處頭落，一腔熱血，休半點兒沾在地下，都飛在白練上者。（監斬官云）這個就依你，打甚麼不緊。（劄子做取席科，站科，又取白練挂旗上科）（正旦唱）

【耍孩兒】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，委實的冤情不淺。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，也不見得湛湛青天。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，都只在八尺旗槍素練懸，等他四下裏皆瞧見，這就是咱菟弘化碧，望帝啼鵲。

（劄子云）你還有甚的說話？此時不對監斬大人說，幾時說那！（正旦再跪科，云）大人，如今是三伏天道，若竇娥委實冤枉，身死之後，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了竇娥尸首。（監斬官云）這等三伏天道，你便有衝天的怨氣，也召不得一片雪來，可不胡說！（正旦唱）

【二煞】你道是暑氣暄，不是那下雪天，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？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，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錦，免着我尸骸現；要什麼素車白馬，斷送出古陌荒阡！

（正旦再跪科，云）大人，我竇娥死的委實冤枉，從今以後，着這楚州亢旱三年。（監斬官云）打嘴！那有這等說話！（正旦唱）

【一煞】你道是天公不可期，人心不可憐，不知皇天也肯從人願。做甚麼三年不見甘霖降？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冤，如今輪到你山陽縣。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，使百姓有口難言！

（劄子做磨旗科，云）怎麼這一會兒天色陰了也？（內做風科，劄子云）好冷風也！（正旦唱）

【煞尾】浮云為我陰，悲風為我旋，三樁兒誓願明題遍。（做哭科，云）婆婆也，直等待雪飛六月，亢旱三年呵！（唱）那其間纔把你個屈死的冤魂這竇娥

顯。

（劊子做開刀，正旦倒科）（監斬官驚云）呀，真個下雪了，有這等異事！

（劊子云）我也道平日殺人，滿地都是鮮血。這個竇娥的血，都飛在那丈二白練上，并無半點落地，委實奇怪。（監斬官云）這死罪必有冤枉。早兩樁兒應驗了，不知亢旱三年的說話，准也不准？且看後來如何。左右，也不必等待雪晴，便與我擡他尸首，還了那蔡婆婆去罷。（衆應科，擡尸下）

第四

折

（竇天章冠帶引丑張千、祇從上，詩云）獨立空堂思黯然，高峰月出滿林煙，非關有事人難睡，自是驚魂夜不眠。老夫竇天章是也。自離了我那端雲孩兒，可早十六年光景。老夫自到京師，一舉及第，官拜參知政事。只因老夫廉能清正，節操堅剛，謝聖恩可憐，加老夫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之職，隨處審囚刷卷，體察濫官污吏，容老夫先斬後奏。老夫一喜一悲：喜呵，老夫身居台省，職掌刑名，勢劍金牌，威權萬里；悲呵，有端雲孩兒，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爲兒媳婦。老夫自得官之後，使人往楚州問蔡婆婆家。他鄰里街坊道：自當年蔡婆婆不知搬在那裏去了，至今音信皆無。老夫爲端雲孩兒，啼哭的眼目昏花，憂愁得鬚髮斑白。今日來到這淮南地面，不知這楚州爲何三年不雨？老夫今在這州廳安歇。張千，說與那州中大小屬官，今日免參，明日早見。（張千向古門云）一應大小屬官：今日免參，明日早見。（竇天章云）張千，說與那六房吏典：但有合刷照文卷，都將來，待老夫燈下看幾宗波。（張千送文卷科，竇天章云）張千，你與我掌上燈。你每都辛苦了，自去歇息罷。我喚你便來，不喚你休來。（張千點燈，同祇從下。竇天章云）我將這文卷看幾宗咱。“一起犯人竇娥，將毒藥致死公公。”我纔看頭一宗文卷，就與老夫同姓，這藥死公公的罪名，犯在十惡不赦。俺同姓之人，也有不畏法度的。這是問結了的文書，不看他罷。我將這文卷壓在底下，別看一宗咱。（做打呵欠科，云）不覺的一陣昏沉上來，皆因老夫年紀高大，鞍馬勞困之故。待我搭伏定書案，歇息些兒咱。（做睡科，魂旦上，唱）

【雙調·新水令】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鄉臺，急煎煎把仇人等待，慢騰騰昏地裏走，足律律旋風中來，則被這霧鎖云埋，擻掇的鬼魂快。

（魂旦望科，云）門神戶尉不放我進去。我是廉訪使竇天章女孩兒。因我屈

死，父親不知。特來託一夢與他咱。（唱）

【沉醉東風】我是那提刑的女孩，須不比現世的妖怪。怎不容我到燈影前，却攔截在門棧外？（做叫科，云）我那爺爺呵，（唱）枉自有勢劍金牌，把俺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，怎脫離無邊苦海！

（做入見哭科，竇天章亦哭科，云）端雲孩兒，你在那裏來？（魂旦虛下）

（竇天章做醒科，云）好是奇怪也，老夫纔合眼去，夢見端雲孩兒恰便似來我跟前一般，如今在那裏？我且再看這文卷咱。（魂旦上，做弄燈科）（竇天章云）奇怪，我正要看文卷，怎生這燈忽明忽滅的？張千也睡着了，我自己剔燈咱。

（做剔燈，魂旦翻文卷科。竇天章云）我剔的這燈明了也。再看幾宗文卷。“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……”（做疑怪科，云）這一宗文卷，我爲頭看過，壓在文卷底下，怎生又在這上頭？這幾時問結了的，還壓在底下，我別看一宗文卷波。

（魂旦再弄燈科，竇天章云）怎麼，這燈又是半明半暗的，我再剔這燈咱。（做剔燈，魂旦再翻文卷科。竇天章云）我剔的這燈明了，我另拿一宗文卷看咱。

“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。”呸！好是奇怪！我纔將這文書分明壓在底下，剛剔了這燈，怎生又翻在面上？莫不是楚州後廳裏有鬼麼？便無鬼呵，這樁事必有冤枉。將這文卷再壓在底下，待我另看一宗如何。（魂旦又弄燈科，竇天章云）怎生這燈又不明了？敢有鬼弄這燈？我再剔一剔去。（做剔燈科，魂旦上，做撞見科。竇天章舉劍擊桌科，云）呸！我說有鬼！兀那鬼魂：老夫是朝廷欽差，帶牌走馬肅政廉訪使。你向前來，一劍揮之兩段。張千，虧你也睡的着！快起來，有鬼有鬼。兀的不嚇殺老夫也。（魂旦唱）

【喬牌兒】則見他疑心兒胡亂猜，聽了我這哭聲兒轉驚駭。哎，你個竇天章恁的威風大，且受你孩兒竇娥這一拜。[xvii]

（竇天章云）兀那鬼魂，你道竇天章是你父親，受你孩兒竇娥拜。你敢錯認了也？我的女兒叫做端雲，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爲兒媳婦。你是竇娥，名字差了，怎生是我女孩兒？（魂旦云）父親，你將我與了蔡婆婆家，改名做竇娥了也。

（竇天章云）你便是端雲孩兒，我不問你別的，這藥死公公，是你不是？（魂旦云）是你孩兒來。（竇天章云）噤聲！你這小妮子，老夫爲你，啼哭的眼也花了，憂愁的頭也白了。你剗地犯了十惡大罪，受了典刑。我今日官居臺省，職掌刑名，來此兩淮審囚刷卷，體察濫官污吏。你是我親生之女，老夫將你治不了的，怎治他人？我當初將你嫁與他家呵，要你三從四德。三從者：在家從父，出嫁從

夫，夫死從子。四德者：事公姑，敬夫主，和妯娌，睦街坊。今三從四德全無，剗地犯了十惡大罪。我竇家三輩無犯法之男，五世無再婚之女。到今日被你辱沒祖宗世德，又連累我的清名。你快與我細吐真情，不要虛言支對。若說的有半厘差錯，牒發你城隍祠內，着你永世不得人身，罰在陰山，永為餓鬼。（魂旦云）父親停嗔息怒，暫罷狼虎之威，聽你孩兒慢慢的說一遍咱。我三歲上亡了母親，七歲上離了父親，你將我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，至十七歲與夫配合。纔得兩年，不幸兒夫亡化，和俺婆婆守寡。這山陽縣南門外，有個賽盧醫，他少俺婆婆二十兩銀子，俺婆婆去取討，被他賺到郊外，要將婆婆勒死。不想撞見張驢兒父子兩個，救了俺婆婆性命。那張驢兒知道我家有個守寡的媳婦，便道：你婆兒媳婦既無丈夫，不若招我父子兩個。俺婆婆初也不肯，那張驢兒道：你若不肯，我依舊勒死你。俺婆婆懼怕，不得已含糊許了。只得將他父子兩個，領到家中，養他過世。有張驢兒數次調戲你女孩兒，我堅執不從。那一日俺婆婆身子不快，想羊肚兒湯吃。你孩兒安排了湯。適值張驢兒父子兩個問病，道將湯來我嘗一嘗，說湯便好，只少些鹽醋，賺的我去取鹽醋。他就暗地裏下了毒藥，實指望藥殺俺婆婆，要強逼我成親。不想俺婆婆偶然發嘔，不要湯吃，却讓與他老子吃[xviii]，隨即七竅流血藥死了。張驢兒便道：竇娥，藥死了俺老子，你要官休要私休？我便道：怎生是官休？怎生是私休？他道：要官休，告到官司，你與俺老子償命。若私休，你便與我做老婆。你孩兒便道：好馬不韉雙鞍，烈女不更二夫，我至死不與你做媳婦，我情願和你見官去。他將你孩兒拖到官中，受盡三推六問，吊拷繃扒，便打死孩兒，也不肯認。怎當州官見你孩兒不認，便要拷打俺婆婆。我怕婆婆年老，受刑不起，只得屈認了。因此押赴法場，將我典刑。你孩兒對天發下三樁誓願：第一樁要丈二白練挂在旗槍上，若係冤枉，刀過頭落，一腔熱血，休滴在地下，都飛在白練上；第二樁，現今三伏天道，下三尺瑞雪，遮掩你孩兒尸首；第三樁，着他楚州大旱三年。果然血飛上白練，六月下雪，三年不雨，都是為你孩兒來。（詩云）不告官司只告天，心中怨氣口難言，防他老母遭刑憲，情願無辭認罪愆。三尺瓊花骸骨掩，一腔熱血練旗懸，豈獨霜飛鄒衍屈，今朝方表竇娥冤[xix]。（唱）

【雁兒落】你看這文卷曾道來不道來，則我這冤枉要忍耐如何耐？我不肯順他人，倒着我赴法場；我不肯辱祖上，倒把我殘生壞。

【得勝令】呀，今日個搭伏定攝魂臺，一靈兒怨哀哀。父親也，你現掌着刑

名事，親蒙聖主差。端詳這文冊，那廝亂綱常，合當敗。便萬剮了喬才，還道報冤仇不暢懷！

（竇天章做泣科，云）哎，我屈死的兒，則被你痛殺我也！我且問你：這楚州三年不雨，可真個是爲你來？（魂旦云）是爲你孩兒來。（竇天章云）有這等事？到來朝，我與你做主。（詩云）白頭親苦痛哀哉，屈殺了你個青春女孩。只恐怕天明了，你且回去，到來日我將文卷改正明白。（魂旦暫下）（竇天章云）呀，天色明了也。張千，我昨日看幾宗文卷，中間有一鬼魂來訴冤枉。我喚你好幾次，你再也不應，直恁的好睡那？（張千云）我小人兩個鼻子孔，一夜不曾閉，並不聽見女鬼訴什麼冤狀，也不曾聽見相公呼喚。（竇天章做叱科，云）[口退]！今早升廳坐衙，張千喝攬廂者。（張千做吆喝科，云）在衙人馬平安！擡書案！（稟云）州官見。（外扮州官入參科）（張千云）該房吏典見。（丑扮吏入參見科）（竇天章問云）你這楚州一郡，三年不雨，是爲着何來？（州官云）這個是天道亢旱，楚州百姓之災。小官等不知其罪。（竇天章做怒科，云）你等不知罪麼？那山陽縣，有用毒藥謀死公公犯婦竇娥，他問斬之時，曾發願道：若是果有冤枉，着你楚州三年不雨，寸草不生。可有這件事來？（州官云）這罪是前升任桃州守問成的，現有文卷。（竇天章云）這等糊塗的官，也着他升去！你是繼他任的，三年之中，可曾祭這冤婦麼？（州官云）此犯係十惡大罪，原不曾有祠，所以不曾祭得。（竇天章云）昔日漢朝有一孝婦守寡，其姑自縊身死，其姑女告孝婦殺姑，東海太守將孝婦斬了。只爲一婦含冤，致令三年不雨。後于公治獄，彷彿見孝婦抱卷哭於廳前，于公將文卷改正，親祭孝婦之墓，天乃大雨。今日你楚州大旱，豈不正與此事相類？張千，分付該房簽牌下山陽縣，着拘張驢兒、賽盧醫、蔡婆婆一起人犯火速解審，毋得違悞片刻者。（張千云）理會得。（下）（丑扮解子，押張驢兒、蔡婆婆同張千上。稟云）山陽縣解到審犯聽點。（竇天章云）張驢兒。（張驢兒云）有。（竇天章云）蔡婆婆。（蔡婆婆云）有。（竇天章云）怎麼賽盧醫是緊要人犯不到？（解子云）賽盧醫三年前在逃，一面着廣捕批緝拿去了，待獲日解審。（竇天章云）張驢兒，那蔡婆婆是你的後母麼？（張驢兒云）母親好冒認的？委實是。（竇天章云）這藥死你父親的毒藥，卷上不見有合藥的人，是那個合的毒藥[xx]？（張驢兒云）是竇娥自合就的毒藥。（竇天章云）這毒藥必有一個賣藥的醫舖，想竇娥是個少年寡婦，那裏討這藥來？張驢兒，敢是你合的毒藥麼？（張驢兒云）若是小人合的毒藥，不藥別

人，倒藥死自家老子？（竇天章云）我那屈死的兒嘍，這一節是緊要公案，你不自來折辯，怎得一個明白，你如今冤魂却在那裏？（魂旦上，云）張驢兒，這藥不是你合的，是那個合的？（張驢兒做怕科，云）有鬼有鬼，撮鹽入水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！（魂旦云）張驢兒，你當日下毒藥在羊肚兒湯裏，本意藥死俺婆婆，要逼勒我做渾家，不想俺婆婆不吃，讓與你父親吃，被藥死了。你今日還敢賴哩！（唱）

【川撥棹】猛見了你這吃敲材，我只問你這毒藥從何處來？你本意待暗裏栽排，要逼勒我和諧，倒把你親爺毒害，怎教咱替你耽罪責？

（魂旦做打張驢兒科）（張驢兒做避科，云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！大人說這毒藥，必有個賣藥的醫舖，若尋得這賣藥的人，來和小人折對，死也無詞。

（丑扮解子解賽盧醫上，云）山陽縣續解到犯人一名賽盧醫。（張千喝云）當面。（竇天章云）你三年前要勒死蔡婆婆，賴他銀子，這事怎麼說？（賽盧醫叩頭科，云）小的要賴蔡婆婆銀子的情是有的，當被兩個漢子救了，那婆婆并不曾死。（竇天章云）這兩個漢子，你認的他叫做什麼名姓？（賽盧醫云）小的認便認的，慌忙之際，可不曾問的他名姓。（竇天章云）現有一個在階下，你去認來。（賽盧醫做下認科，云）這個是蔡婆婆。（指張驢兒云）想必這毒藥事發了。（上云）是這一個，容小的訴稟：當日要勒死蔡婆婆時，正遇見他爺兒兩個，救了那婆婆去。過得幾日，他到小的舖中討服毒藥，小的是念佛吃齋人，不敢做昧心的事。說道：舖中只有官料藥，并無什麼毒藥。他就睜着眼道：你昨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婆，我拖你見官去！小的一生最怕的是見官，只得將一服毒藥與了他去。小的見他生相是個惡的，一定拿這藥去藥死了人，久後敗露，必然連累。小的一向逃在涿州地方，賣些老鼠藥。剛剛是老鼠被藥殺了好幾個，藥死人的藥其實再也不曾合。（魂旦唱）

【七弟兄】你只爲賴財、放乖、要當災。（帶云）這毒藥呵，（唱）原來是你賽盧醫出賣張驢兒買，沒來由填做我犯由牌，到今日官去衙門在。

（竇天章云）帶那蔡婆婆上來。我看你也六十外人了，家中又是有錢鈔的，如何又嫁了老張，做出這等事來？（蔡婆婆云）老婦人因爲他爺兒兩個救了我的性命，收留他在家養膳過世。那張驢兒常說要將他老子接腳進來，老婦人并不曾許他。（竇天章云）這等說，你那媳婦就不該認做藥死公公了。（魂旦云）當日問官要打俺婆婆，我怕他年老，受刑不起，因此咱認做藥死公公。委實是屈招

個！（唱）

【梅花酒】你道是咱不該，這招狀供寫的明白。本一點孝順的心懷，倒做了惹禍的胚胎。我只道官吏每還覆勘，怎將咱屈斬首在長街！第一要素旗槍鮮血灑，第二要三尺雪將死尸埋，第三要三年旱示天災。咱誓願委實大。

【收江南】呀，這的是“衙門從古向南開，就中無個不冤哉。”痛殺我嬌姿弱體閉泉臺。早三年以外，則落的悠悠流恨似長淮。

（竇天章云）端雲兒也，你這冤枉，我已盡知。你且回去。待我將這一起人犯，并原問官吏，另行定罪。改日做個水陸道場，超度你生天便了。（魂旦拜科，唱）

【鴛鴦煞尾】從今後把金牌勢劍從頭擺，將濫官污吏都殺壞，與天子分憂，萬民除害。（云）我可忘了一件：爹爹，俺婆婆年紀高大，無人侍養，你可收恤家中，替你孩兒盡養生送死之禮。我便九泉之下，可也瞑目。（竇天章云）好孝順的兒也。（魂旦唱）囑付你爹爹，收養我奶奶。可憐他無婦無兒，誰管顧年衰邁！再將那文卷舒開，（帶云）爹爹，也把我竇娥名下，（唱）屈死的招伏[xxi]罪名兒改。（下）

（竇天章云）喚那蔡婆婆上來。你可認得我麼？（蔡婆婆云）老婦人眼花了，不認的。（竇天章云）我便是竇天章。适纔的鬼魂，便是我屈死的女孩兒端雲。你這一行人，聽我下斷：張驢兒毒殺親爺，謀[xxii]占寡婦，合擬凌遲，押赴市曹中，釘上木驢，剮一百二十刀處死。升任州守桃杌并該房吏典，刑名違錯，各杖一百，永不敘用。賽盧醫不合賴錢，勒死平民，又不合修合毒藥，致傷人命，發烟瘴地面，永遠充軍。蔡婆婆我家收養。竇娥罪改正明白。（詞云）莫道我念亡女與他滅罪消愆，也只可憐見楚州郡大旱三年。昔于公曾表白東海孝婦，果然是感召得靈雨如泉。豈可便推諉道天災代有，竟不想人之意感應通天。今日個將文卷重行改正，方顯的王家法不使民冤。

題目秉鑒持衡廉訪法

正名感天動地竇娥冤[xxiii]

校記：

[i] 古名家本楔子併入第一折。

[ii] “讀盡縹緗萬卷書”四句，古名家本作：“腹中曉盡世間事，命裏不如天下人。”

[iii] 古名家本無此【仙呂·賞花時】曲，另有下場詩：“彈劍自傷悲，文章習仲尼。不幸妻先喪，父子兩分離。”

[iv] 此【點絳脣】曲，古名家本作：“滿腹閑愁，數年坐受，常相守，無了無休，朝暮依然有。”

[v] 此【混江龍】曲，古名家本作：“黃昏白晝，忘餐廢寢兩般愁，夜來夢裏，今日心頭。地久天長難過遣，舊愁新恨幾時休？則這業眼苦，愁眉皺，情懷冗冗，心緒悠悠。

[vi] “遇時辰我替你憂”兩句，原作：“避凶神要擇好日頭，拜家堂要將香火修。”今據古名家本及酌江集本改。

[vii] “怎戴那銷金錦蓋頭”，原作：“怎將這雪霞般錦帕兜”，今據古名家本及酌江集本改。

[viii] “替你圖謀”四句，古名家本作：“替你擔憂，四時羹粥，又結綢繆。”

[ix] “老漢自到蔡婆婆家來”兩句，古名家本作“老漢自從來到蔡婆婆家做接腳”，處理成張老與蔡婆婆已成婚同居。

[x] “百步相隨”，原作“本性難移。”，據古名家本校改。“相隨百步，尚有徘徊意”，元人成語。

[xi] 精細，原誤刻為“精神”，今改。

[xii] 從“不是竇娥逆”至“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”，古名家本作“不怕旁人笑耻，不是竇娥忤逆。勸不的即即世世、哭哭啼啼、煩天惱地。呸！不似你捨不的你那從小裏指腳兒夫妻。（孛老死科）（卜云）怎生是好？死了也！（旦）”

[xiii] 媳婦兒年紀雖小：原誤倒為“媳婦年紀兒雖小”，今改。

[xiv] 此句古名家本作“有山河今古監”。

[xv] 錯看：原作“糊突”，據古名家本改。

[xvi] 此句古名家本作“我不分說”。

[xvii] 此句原作“且受我竇娥這一拜”，據下句竇天章說白改過。

[xviii] 此句原為“却讓與老張吃”，不類竇娥聲口，據第二折竇娥說白改過。

[xix] “三尺瓊花骸骨掩”四句，古名家本作“三尺瑞雪埋素體，一腔鮮血染白練。霜降始知鄒衍屈，雪飛方表竇娥冤。”

[xx] 此句原脫一“合”字，今據文意補。

[xxi] 招伏，原作“於伏”，據古名家本改。

[xxii] 原作“奸”，據酌江集本改。

[xxiii] 古名家本“題目”作“後嫁婆婆忒心偏守志烈女意自堅”，“正名”作“湯風冒雪沒頭鬼感天動地竇娥冤”。